駐顏術」；而是表示：他有著童子一樣的純潔、樸質和天眞。平常我們形容童子，總是說他們天眞爛漫、胸無城府，沒有一點虛僞造作；而菩薩的心腸，正是代表這一率眞無邪，以平等正直的態度，對待一切衆生。又如小孩子，不論做什麼事，總是以誠誠懇懇、全心全意的心情去完成；而文殊菩薩對衆生，也總是一本熱情，不疲不厭、無怨無悔。再者，每一個小孩，如果得到什麼新奇的東西，總是慷慨無私的呈現在同伴面前，絕不隱藏；而菩薩亦如是：以赤誠的心將佛法獻給衆生，使衆生同得法樂，沒有任何欺瞞或保留。正因爲文殊菩薩所展現的是如此洋溢赤子之心、熱情的生命風貌，所以他又被稱爲「文殊童子」。

我想，現代人也許和我一樣——需要智慧，一種能夠了別何爲永遠、何爲短暫的智慧；需要一種認識有限生命的必然限制——如眼角終究會出現魚尾紋的智慧；更需要一種超越有限的智慧——能夠以歡喜的心情迎接老化，同時在身體的無常變化中，仍可以年輕的文殊童子心，不斷的自我充實和學習，並散發出生命的光和熱，在人生每一段的旅程中。

「性、相」與我

釋見讓

這學期佛學院開了日文課。日文各項詞類的變化，常使得初學日文的我一頭霧水，於是到圖書館，希望從書海中找到指點迷津的參考書。

沒想到日文書還眞不少，新舊版都有，耐著性子一一翻閱，一小時後，終於找到一本適合的日文書，但是看它發黃的書頁，舊糙的書面，就好像小時候舅舅給的舊參考書一樣，那樣古老，在接受重視包裝文明洗禮的

媽媽的供養

鍾念君

我看來，簡直是落伍，心裡暗暗懷疑：這本書出版將近十年了，內容正不正確？會不會已有增刪？其實更深層的聲音是：「這本書都發黃了，還能用嗎？」於是我再次將它放回架上。

上了四個月的日文課後，當我再到圖書館，取出這本書來看時，發現它挺實在的，解釋十分清楚，而原先對它的懷疑也漸漸褪去了。

印順導師的「中觀今論」中提及「性、相」：諸法是相對的現實，外顯的相不一定是其性；內性與外相可能是不一致的。而我常常以眼根所看的、耳根所聽的去了別外相——這是美的、醜的，從此更衍生我的覺受——這是我喜歡、不喜歡的；這是我的、你的、他的，而框定它的價值，忽略了眼耳鼻舌身意的了別也是會改變的。譬如那本日文書，初見時覺得它不錯，後來因它的外觀不符合我眼根所喜歡的美感，就否定它；再過一段時間後，分別的重點移到注意書的實用性，對於外觀就不似先前般地計較了。而那本書一直都放在架上，內容、外觀絲毫未曾改變，但由於我對日文的認識逐漸增加，我對它的價值也有了前後不同的看法，這些都是因爲我處在相對的現實中，所以我對它的肯定、否定，也因衆多因緣的不定，而不是最究竟的眞實。

所以「諸法常無性」，因爲諸法皆是相對的現實，而非絕對的眞實，乃至其性也是衆多因緣的組合，這些因緣亦在變化中。以這本書而言，日後再版時如果有人對它的內容作增刪，它的性也就改變了，故外相不一定是其性，其性也非絕然如此，那麼我們的心意識所了別的，又豈是恆常不變的呢？

也許在日常中，可以此來觀照自己的執取是什麼？不要被外相所迷惑，甚而被欺騙了。